

仁宗 英宗

元紀 泰寧帝 明宗

文宗 寧宗

資治通鑑

新刊趙四凡袁先生編纂宋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八

元紀

仁宗皇帝

名受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武宗以帝爲皇太子武宗姐遂嗣位在位九年壽三十六

○帝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爲元盛德守文之主矣

御史臺

時公論

春正月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

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

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自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

御史臺
時公論
國史院
世公論

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五月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獵

六月丁卯雨雹○綱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目時朝廷封拜繁

多羣臣無功而受封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戒左右勤職業勿

名器重是以鼓舞
傑

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
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
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合追卽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
服之不喪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
傑名器濫則雖曰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
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
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
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察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行選授
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
姦之弊

周靜軒曰

仁宗卽位之初首爲此懼故令左右勿乞加官則其
防微杜漸革舊弊之途過錫視之臨而向之所謂德

之盛心

倖加官者一切罷之而不叙皆撥亂反正之盛心也特書於冊蓋予之耳

鑑十二月中書平章李孟致仕以樞密副使張瑄代之瑄淮陽王

張弘範之子成宗世瑄奉使川陝問疾苦郵孤貧罷冗官黜貪吏

遷南臺侍御史瑄前官武階至是換文階

鑑癸丑皇慶二年春二月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鬻於官朕思此物何

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剛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鑑三月有星孛於東井中書省臣忝忽魯言臣等職專燮理去秋

至冬亢旱民間乏食而又損霜雨沙上天示變皆由不能宣上恩

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當天心帝曰事豈關汝輩耶其勿復言

鑑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

用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

天挺論時政陳七事

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迫人國家所宜寶

久旱焚香
默受

建崇文閣
以十賢從
祀
崇儒重道
爲國先務

丁南湖曰

天挺爲元好問子弟初蒙世祖嘉其容止及遇成宗旌其肯言賜黃金百兩而不受至仁宗收召共議大

政遂成皇慶之功所陳七事乃其一功也厥父和著武畧於太宗憲宗之世則天挺可謂世臣之賢者矣

帝以久旱於宮中焚香默禱又遣官分禱諸祠甘雨大注

鑑六月以李孟爲翰林學士承旨先是孟言於帝曰貴賤有章所

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從之孟在政

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乞罷政權避賢路帝不許御書秋

谷二字以賜賜鈔十萬貫又爲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非富貴之

位也悉辭不受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鑑建崇文閣於國子監

以宋儒周敦頤程顥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

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發明崇儒重道尤爲國之先務也十賢從祀獨見於仁宗之朝其德善矣蓋世祖旣未能行成宗又不能舉而武宗亦失

發祖宗之

未發

仁宗元世

令主

孔子有大功於天地

春秋門係尤大

能及仁宗慨然創始從祀廟庭可謂發祖宗之未發行前代之
未行則其崇儒先重吾道之意彰彰明矣所以卓冠羣倫迴為
元世之令主

丘壇山曰

立廟以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後世因之必其人於孔

報功也夫孔子有大功於天地以其剛述六經也世之儒者必
於是六者之經躬而行之闡而明之然後得以與於從祀之列
苟棄其書而不用悖其道而逆施陪食聖人廟庭之間其心安
乎春秋一經闕係尤太宋王安石棄春秋之經者也一時羣小
附和雖置之於從祀之列其後公論卒定然而去之元之許衡
則悖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
主中國況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為君乎○或曰宋室南遷女真
據有中原韞輶奄而有之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賴許衡以濂洛
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純變於戎夷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
非許子功也則許子豈可輕訾乎哉曰為一世計則許子不為
無功為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嘗即元史考之妻無偏正
皆稱后子無儲庶皆稱太子子蒸父妾弟妻其嫂其倫理皆蕩
然矣八思巴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又
造為字書以亂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其教法蓋蔑然矣官之
正員必以胡類國有大議必出漢臣使不得預聞其政事可謂
無章矣此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子不能變其習俗况

望行其道以有爲乎曰若子之言凡傳道統者必道行乎時始
可耳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爲周
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夫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
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少枉况肯比肩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
許子始楊雄之流欲拙身以伸道爾道寓於身身誦矣道可伸
乎○或曰當是時宋室旣亡矣許子出於河內蓋在元之域中
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子作春秋主於尊周室
而孟子惓惓以王道說齊梁之君而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
李秦伯亦常非之而朱子不以二子之言爲然許子之意得無
合於孟子乎曰是不然戰國之時周過其歷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
治天下之亂云耳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於諸侯之
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孟子之心切於救民蓋有不
得已焉善乎先儒曰夫子作春秋以尊周文王事紂之心也孟
子說魏齊以王道武王伐紂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
孟子善學孔子矣七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乎然
孔子所說者魏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焉其意蓋可見矣此
愚所以斷之爲楊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逮賈誼胡銓也况孟子
乎抑考許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宋所以不振者真以國勢
微弱非有桀紂之惡也非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
坐夷狄侵陵不已耳許子倘以生民爲念蓋勸世祖以通和睦
鄰以息肩南北之民庶幾其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

詔行科

安百姓以圖至治

得真儒而治道可興

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若然則爲許子計奈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下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則夫宋儒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其誰哉況以許子天分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政之功將見其與周程張朱從祀孔子之宮墻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尙敢致其象哉或曰仕元之人多矣獨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固衆人中

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能以無過耳

鑑七月浙江行省以新安儒士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章圖纂釋

來上詔擢用之復心辭不受

鑑十月以行科舉詔天下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

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於庭賜以

及第出身有差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

儒士何以至此設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以李孟

請行科舉取士故有是詔

事以對

綱十一月京師大旱疫自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天舉湯

禱桑林事以對帝嘆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丁南湖曰

旱而自禱則大雨疫而自責則大雪蓋天無棄物

訪求遺逸

鑑甲寅

元祐

春正月勅各省平章爲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

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丁南湖曰

詔行科舉特故唐宋之舊規詔求遺逸乃用商周之故事元之用夏變夷至是可謂盛矣

鑑三月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

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

鑑

四月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鑑勅郡縣官勤職者加賜幣帛

鑑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擇其切要者譯

寫以進

降聖書旌
書院

仁宗知過

必改之盛

心

敕宦者勿授文階

或有恤于邦寧階

加秩之失乃會未

踰期而積元雖復

有昭文之拜何前

後自相矛盾蓋由

本無定見言不由

中故不能持之以

久耳

五月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營盤書院降聖書旌之

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受文階

發明

宦者之職不過使之供灑掃掌門禁傳命令服趨走而已

亦知過必改之盛心也

豈非有元盛德之主哉

鑑秋八月冀寧汴梁路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

綱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自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

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

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

者一分辭理並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

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綱乙卯二年春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嚴等五十六人及

仁宗有元
女明之主

屹然一代
規模

北山南移

第出身有差
鑑四月賜進士恩榮宴

周靜軒曰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賜進士元目混一至是歷三主四十餘年所未

嘗行至仁宗而始行之與賢者才之意何如哉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也若仁宗者誠功光祖宗德垂後世而屹然為一代之規模焉耳豈不美哉

鑑五月泰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

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勅遣官覈驗賑恤

目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周靜軒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是失乎常理是乃所以為異也是故三王脩德百軌順

度天地於焉而位萬物於焉而育自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兵亂凶荒胎殯殞之患矣然而欲天地之位必位吾心之天地夫間有山移者山焉而移則其變豈不大哉故特謹而書之

綱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發明去年夏書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至是年五月僅克踰期而書加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曾謂學士之職非

文階平此蓋中心無主能言而不能行未始不為物欲之撓括耳

鑑詔江浙頒行農桑輯要

問祿孫孝行何如

鑑十二月旌表江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九五之亂也祿孫

祿孫守母不去

負其母挈其妻子隨眾入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

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

得祿孫含唾嚙之吮眷句反吐洩也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

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嬖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仁宗勤恤民隱之心

綱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發明仁宗知此是有勤恤民隱之心也

王恂深服

守敬

守敬任其

守敬

守敬度越

往古

子昂世祖

所簡拔

綱目愧子昂於千古

綱目丙辰

三年

春二月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

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之任禕曰

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

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綱目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

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

林學士承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典帝曰子昂孟頫世

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啾啾何也復厚

賜之

廣義

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雖元其醜固不足言矣若其脩史

嗚呼悲哉綱目記其時月而大書之者愧子昂於千古也

鑑丁巳

四年

春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

露香禱天

宗賜衛士錢帛

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河遂其生也○鑑三月敕郡縣建置義倉

綱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余何肅拜佳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佳惶愧頃之帝露香禱於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神雨何避焉

綱七月秦州成紀縣山崩○鑑冀寧地震○鑑帝出見衛士有敝

衣者駐馬問之答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

勞於外留守官未嘗以問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於此者

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綱八月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

天承大統

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尙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忤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綱九月以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復爲左丞相目初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

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

鑑戊午

延祐五年

春正月

懿州地震

○二月和寧地震

○秦州泰安縣

山崩○四月德慶路地震○鞏昌隴西縣大雨南山土崩壓死居民給糧賑之

鑑六月御史臺臣言昔遣張驢等經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糧虛增糧數流毒士民已嘗奉旨俟三年徵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減半徵之制曰可

綱以鐵木迭兒爲太子太師**目**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夤緣起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

之故皆不聽

發明

鑑本送兒奸邪小人夤緣進取以之爲太子太師則幾何而不爲太子累乎是時趙世延論其不法帝皆不聽嗚呼仁宗號稱明處而反溺愛小人爲之羽翼他日養成亂階伊誰之過與故持書以志其基禍之本

實往進法
手圖說
唐桑衣食
之本

鑑

八月大司農賈往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

唐桑衣食
之本

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又以江浙行省所

請梓陸淳
所著春秋
三書

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鑑**十一月集賢院學士曲出言陸

請梓陸淳
所著春秋
三書

淳所著春秋纂例辯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講令江西行省鈐梓

以廣其傳從之

鑑

己未延祐六年春正月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

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兢兢守成恒恨不能當

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唐在此固非卿等所知